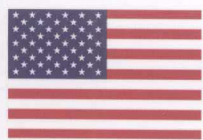


坚不可摧

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

他们是战俘，他们也是战士，在另一个战场继续战斗

秦忻怡◎著



UNBROKEN

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会慢慢凋零！

——麦克阿瑟



坚不可摧

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

秦忻怡◎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坚不可摧：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 / 秦忻怡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229-08099-0

I. ①坚… II. ①秦…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俘虏—史料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2394号

坚不可摧：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

JIANBUKECUI:RIJUN ZHANFU YING DE MENGJUN ZHANFU
秦忻怡 著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肖化化
责任校对：胡琳
装帧设计：尚书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20mm×1000mm 1/16 印张:12.75 字数:190千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8099-0

定价: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两位“二战”老兵在签名,胸前的勋章让人想起峥嵘岁月



海尔·利思在发表演说



“二战”盟军战俘拉菲尔·格里菲思及其夫人



盟军战俘罗伯特·沃尔佛·伯格及其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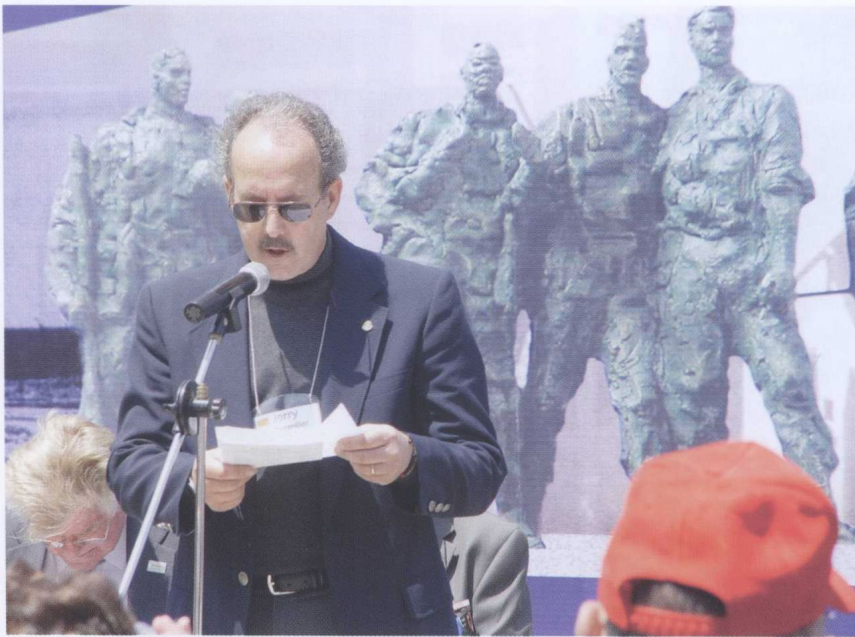
老兵们的合影



中美老兵惺惺相惜



盟军战俘后代雪尔登·津布尔发表演说



盟军战俘后代杰里·奥斯特·米勒发表演说

序

为了和平，记住战争

“二战”的硝烟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早已散去，但日本的扩张主义、军国主义并没有因为8·15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寿终正寝。1946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判决书”中，判定日本在“二战”中犯有三大罪行：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但日本军国主义者非但不认罪，反而屡屡对中日共同历史任意篡改。近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浮出水面，特别是沈阳和辽源关押过“二战”美军（亦称盟军）战俘之史实，披露在世人面前，使日本的反人道罪又重重地加上了一笔。尽管这段历史被无情地尘封了近70年，但受尽折磨和屈辱的往事对许多美国战俘老兵来说，仍然是抹不去的梦魇。

青年女作家秦忻怡历时4年，采访、创作完成了《坚不可摧：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一书，全面翔实地向世人揭露了这一悲壮历史。书中的史实是日本在“二战”中所犯罪行的铁证，该书是战后描写“二战”盟军在中国的一部重要著作。

书中的李奇、亚伦、维尔、布朗等美国老兵，把沈阳和辽源看作他们的第二故乡、再生之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次回访，我曾接待过他们。

- 001 序 为了和平，记住战争
- 001 序章 当硝烟散尽
- 005 第一章 沦为战俘
- 005 巴丹陷落
- 013 战俘之旅
- 028 第二章 临时战俘营
- 028 九一八
- 040 北大营的冬天
- 056 第三章 奉天战俘营
- 056 压迫与抗争
- 067 731之谜
- 074 空袭
- 081 第四章 西安战俘营
- 081 东南亚战事
- 095 西安北大营
- 099 盟军高级战俘



109	第五章 解救战俘
109	老兵们解放了
119	美英将军受降
126	海尔·利思的故事
131	第六章 别了，苦役和锁链
131	翻过去一页
139	历史浮出水面
148	第七章 老兵回访
148	沈阳，我回来了
158	一场关乎尊严的较量
167	第八章 他们的故事
167	李立水和尼尔·加格里阿诺
171	葛庆余和凯尼斯·特沃瑞
177	孙慧忱和霍华德·卡特
181	高德纯和逃跑的战俘
183	重温历史
187	后记
192	书中涉及外国人名地名
195	中外人士评这段历史

序章 当硝烟散尽

时间倒退到2007年5月。

21日7:30，我和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的孙玉莲一起到达酒店，一进入厅堂，我便惊喜地看见了奥利弗·艾伦。奥利弗·艾伦是362号战俘老兵，今年86岁，高高的个子，胖胖的肚子，加重了身体的负担，走起路来不很利落。艾伦脸上手上的皮肤很怪，斑点这儿一块那儿一块，有点像“白癜风”，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战俘生活留下的后遗症。

我跑上前去，掏出纸笔，可是约请的翻译还没到。我只有请求大堂的援助，但她对艾伦的讲述不太明了。

可怜的奥利弗·艾伦面对着我们三个“木头人”讲了一通，见我只是木讷地应着，可能觉得有些对牛弹琴，便起身离开了。

慢慢的人越来越多，偌大的厅堂变得拥挤起来。老兵们有的是和夫人一起来的，有的带着儿子或者女儿，有的是战俘的后代自己来的。他们有的互相攀谈，有的正聆听美妙的钢琴曲。

87岁的海尔·利思，参与了当年解救战俘的行动。这是战后他第二次来中国。利思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李和德，但熟悉他的中美友人都亲切地叫他李奇。

李奇拿出自己撰写的《营救盟军战俘》一书，图书封面上是解救后的温赖特上将。他说，他要把这本书献给纪念馆。

战俘编号190号，已84岁的罗伯特·布朗拿着他保存完好的珍贵资料和别人交流着。他是位健谈的老人，提到当年所发生的事情，他激动地说：“我18



岁时被俘关到这里。我们那时身体都很糟糕，因为根本吃不饱饭，个个瘦骨嶙峋，根本没有力气，但还要干很重的活儿，经常挨日本兵的打骂，有的战友被活活折磨死了。近3年时间总共有几百名战友牺牲。我一米九零的身高，被俘前体重200多磅，出去时体重不到100磅。”

布朗手中的相册，有他本人与其他战俘的合影，也有他跟日本人的合影。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他和3名医生的合影，3名医生中有一名是日本人。布朗指着这个人，告诉我们：“这个日本医生人不坏，对战俘比较好，战后我去日本看望过他。”

战俘编号578号，85岁的约翰·利帕德，战俘编号552号，84岁的拉菲尔·格里菲思，他们胸前的勋章吸引着人们的视线。他们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人们讲述着自己对国家的贡献。

9点，三辆中巴车从酒店出发，开往“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遗址纪念馆。

纪念馆的门大开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一个个表情肃穆，走得相当慢。突然传来细细的啜泣声，我回转身，那个刚才在车上有说有笑，已65岁的休·津布尔，看到一张张图片时不能自己地哭了。面对生命不可侵犯的尊严，除了眼泪，还有什么呢？

此次陪同丈夫一起前来，美国老兵约翰·利帕德的妻子，73岁的乔·利帕德，一触摸到墙壁，泪水就夺眶而出。“约翰告诉我要坚强，不要流泪，但我一想到他在这里度过的苦难岁月，我再也忍不住了……”

73岁的萨莉·洛佩斯·波洛拉女士一直手捧着两张照片，那是丈夫威廉（战俘编号300号）和丈夫的弟弟（战俘编号1051号）。两位年轻英俊的美国军人魂断异乡。萨莉一边看展览一边流泪说道：“他们永远地留在了这里，才20多岁，那么年轻。想起他们我们就很难过。到这里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可是我们还是决定来了，我们要见证这段历史。”

萨莉女士这次是带着女儿罗斯玛丽·查维斯和女婿理查德·查维斯一起来的。她希望女儿女婿知道他们的爸爸和叔叔牺牲的地方。

在户外的一个小广场上，有一段纪念墙和一座祭坛，亡者的名字刻在墙体背后，此处可供来人表达缅怀之情。广场的主题是“以史为鉴”。营房底层现在还空着，将来这里作为主题展览的场地，一些即时流动的展览将在这里举行。纪念馆主题雕塑为七国战俘的群雕像，他们神情或凝重或愤怒，表现了他们与日军抗争的精神。

参观完纪念馆，他们在纪念馆后面的浮雕前，举行了一场庄严的敬祭活动。天出奇地热，没有一丝风，炽热的阳光考验着他们。他们纹丝不动，任思绪行走在历史的长河里。

李奇看到日本看守石川上尉的照片时，用中文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坏，太坏了！”

奥利弗·艾伦指着高德纯的照片，向他的儿子叙说着发生在中国人和他们身上的故事。艾伦说：“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战俘编号610号的罗伊·韦弗，罗伯特·布朗他们一行又来到战俘集中营的营房里。这座营房的每一层都是木制的大通铺，8个人一张大木炕，分为上下两层，当时有640个战俘住在这里。

上午10时，尽管外面阳光灿烂，屋内开着灯但仍显昏暗。一进营房，他们仔细地端详这里的一切，搜寻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碎片。

88岁的罗伊·韦弗突然停住脚步，情不自禁地用力拍打着一张上铺的木床，声音颤抖地大声告诉周围的人：“这就是我曾住过的地方。”

“我现在能够活着，真是个幸运儿。”他的眼睛潮湿了。

罗伯特·布朗当年住在1号营房，看着木板搭成的通铺、桌子和火炉，他说：“就是这个样子的，当年我住在上铺，经常会从上面掉下来，屋子里到处都是臭虫。病人和伤员也住在这里，空气非常污浊。”

“我在这里学会了一些日语，战后还到日本去过，为了告诉日本人真相。”

安·拉姆金的哥哥查里斯在战俘集中营因疾病折磨而死去。这是她第一次来沈阳。她说：“战争中不知有多少家庭在忍受思念亲人的煎熬，又不知有多少家庭最终等到的却是一张死亡通知书。”



她哽咽地说：“在美国，很多人都不知道远在中国的战俘集中营。和平的代价如此之大，我们都不应忘记这段历史。”

在这片曾经熟悉的天地里，他们是活跃的，又是沉默的，沉痛的，释然的。他们不会忘记这里，这里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和中国人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互相惦记。

2007年5月23日下午，举行老兵与以前的老工友、老朋友见面会。掌声伴随着这些老兵们一起走进了会场，有旧识，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有新朋，他们互相致意握手。他们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不必像在战俘集中营那样藏着掖着，偷偷摸摸的了。

晚宴上，这次老兵回访的组织者、美国大华府日本侵略史学会会长王恭立先生讲话，他今年81岁，黑褐色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这仍然挡不住他的精明和练达。他精神矍铄地走向主持台，声音洪亮地用英语说：“大华府日本侵略史学会成立于2000年。我们要揭发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罪行，帮助教育青年一代了解历史真相，我们反对任何歪曲日本侵略的做法。我们要维护亚洲的和平。”

“你们今天的回访，向世界表明，我们要求日本人对所犯的罪行做出赔偿及应有的回答；老兵回访沈阳，向世界宣布，他们过去所遭受的苦难和折磨；他们的访问，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在抗击日本侵略中，是同志，是手携手战斗的。我们争取和平，希望在和平的世界上生活。”

台下的老兵们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他们曾是这片土地的特殊奴隶，如今他们是这儿的客人。

他们对沈阳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情结，在美国和沈阳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之间有多少曲折而动人的故事，这些值得反思的故事又将有一个怎样的结局？

我带着这些疑问，走近每一个和战俘集中营有关的人。就像此刻站在纪念馆前的我，仿佛看到冰天雪地里，走来了一群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人。

因而，这部书的主角，还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菲律宾战役说起。



第一章 沦为战俘

巴丹陷落

1941年12月8日下午1时25分，从台湾起飞的108架日本轰炸机和84架零式战斗机飞到了菲律宾的克拉克机场。

执行任务之一的日本飞行员坂井三郎看到：“与想象中的美国战斗机猛烈还击的情形相反，我们向下望去，看到大约60架敌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沿着跑道整齐地停放着。它们就像蹲坐着的鸭子一样整齐地排列着。”

尽管美军的一些防空炮火迅速还击，但为时已晚。

坂井三郎沉浸在他完美进攻后的战果里。“长串长串的炸弹翻滚着向目标落下……整个基地好像都被爆炸冲向了天空。飞机、飞机棚以及其他一些地面设施的碎片四处飞散，大火肆虐着，浓烟直冲云霄。”

坂井三郎是日本一位优秀的飞行员，2000年在日本去世……

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士、一等飞机机械师罗伯特·罗森达尔，急忙找到藏身之处，一股强烈的热浪把他掀翻。头顶上的马达声渐渐远去，罗森达尔被炸得有些晕头转向。

几秒钟前还排列整齐的飞机只剩下空架子，大火顺风势起劲地燃烧，有人大声在喊叫着拖来消防水龙头灭火，可无济于事，水龙头根本不出水了。

“狗娘养的日本人。”

“该死的，我中弹了。”

“哦，上帝。救救我。”

喊叫声、咒骂声、呻吟声、呼救声、挣扎声和持续不断的爆炸声搅在



一起。

罗森达尔在尖锐的急救车声中醒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血迹。他也受伤了。

几分钟，仅仅几分钟，克拉克机场的277架飞机，还没完成它好好修理小日本的光荣使命，便被摧毁一多半。

这时，远在菲律宾远东陆军总司令部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并不相信日军敢进攻菲律宾。美国传记作家小克莱·布莱尔在他的《麦克阿瑟》一书中对麦克阿瑟这样评价：他“出身名门，学者，爱国者，脾气暴躁，放肆，专断，顽固”，很有些瞧不上“日本鬼子”。却不知，这一战，早已不可避免。

麦克阿瑟满心指望着美国增援的早日到来。谁料，12月22日，威克岛失陷，使美国至菲律宾之间的运输线被一分为二，失去了增援的可能性。

麦克阿瑟只有放手一搏了。

可是，他纵有力挽狂澜的雄心壮志，也不得不面对眼下的现状。空中力量已崩溃，地面战斗力也非强悍。他手下有18.4万人的部队，但只有二三万可以依赖的正规军，而且武器装备也远远不及对手。

12月22日，日本陆军中将本间雅晴，指挥他的第14军团在吕宋岛西岸的林加延湾登陆。

本间雅晴是一个敏感谨慎、喜怒无常的人。他是一个生活的矛盾体，具有极强的审美观，喜爱文学，并在写作绘画方面颇有造诣，人称“诗人将军”。他曾在英国留学和生活，对西方文化充满敬意。他认为，和西方列强打仗是一种不明智之举。

即使如此，本间雅晴，却将他的军事理论毫无保留地实践在了中国战场。在中国的征战，使他成为了一个富有经验的指挥官。

如今，各为其主的他，要和麦克阿瑟指挥的美菲联军一决高下。只可惜，此战一开，再无回头，直至走上断头台。

本间雅晴接到的任务是，用50天的时间，将菲律宾纳入日本麾下。

与本间交锋的第一支队伍是乔纳森·温赖特少将指挥的第一兵团。他将3.8